

人类超越异化过程中牧口常三郎创价教育理论的作用

吴迪

创价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 研究生
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 助教

“异化”作为政治经济学的术语，特指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广泛存在于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者与劳动行为、劳动者与人的类本质、劳动者与其他人之间。教育作为养成劳动者人格的重要手段，同样深受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影响，并将所有的人际关系异化为单纯个人私利的实现手段，钱理群所指出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异化在教育领域的终极体现。

一色宏在其名为《美利善的价值创造》中指出，当今的国际生产方式下，“催生出了国际主义（即国际垄断金融资本主义一笔者）的新怪物，这与十九世纪资本家对一般劳动者的社会等级差异极为相似”¹。由于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未能提出“限制潜藏于人类内心的权力欲和占有欲的哲理”²，因此这种二十一世纪的异化未能得到有效地遏制。在这一层面上，一色认为，“牧口常三郎的价值论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有效补充”³。

本研究以此为基础，将创价哲学作为超越物质、精神异化的重要手段，从以下三个方面重构异化为培养利己主义者的社会教育。

第一，以自他幸福为基础，重构教育目的。笔者认为，自一九八零年代以来，在市场和资本的绝对冲击下，旧有的社会道德秩序濒于崩溃，但新的社会道德并未得以建立，以至于资本的增殖成为贯穿全部社会活动的核心，教育亦因其产业化的推进，异化为最大限度发挥人性之恶、无底线践踏生命尊严的工具，向社会持续输送标准化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必须以“自他幸福”的价值观重建社会道德，而其关键，就在于重构基于幸福论的教育实践。

第二，以美利善的价值哲学为基础，重构劳动者人格。牧口常三郎将康德的真善美升华为了美利善，分别对应关于部分生命的感受价值、关于全人生命的个体价值、关于团体生命的社会价值。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如何以“利育”对抗垄断资本带来的人类异化，进而社会活动中实现自他幸福的有机统一和劳动者价值人格的再形成，是本研究所要着重探讨的问题。

第三，以终身学习和自主学习为核心，重构价值创造的形式。对异化的超越即为自我价值的实现，牧口常三郎所提出的半日学校制度，其本质在于通过知识学习与生产劳动的并行实现受教育者人格的形成。在社会生产飞速进步的今日，其实现形式日益多样。为此，需要以价值创造的哲学为指引，重新梳理完善终身学习和自主学习的劳动者人格养成体系，进而重构改造世界的价值创造形式。

一、基于自他幸福的教育目的重构

教育异化是社会异化的集中表现，其愈演愈烈与资本谋求自身增殖的本质密切相关。在以资本为中心的社会经济生产中，“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⁴，生产者的最终追求是商品到货币的“惊险跳跃”，而非商品自身以何种质量如何满足社会的需要。

¹ 市河政彦·一色宏《美利善の価値創造》（幻冬舎，2019年），第39页。

² 市河政彦·一色宏《美利善の価値創造》，第39页。

³ 市河政彦·一色宏《美利善の価値創造》，第39页。

⁴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64页。

在此期间，劳动者在生产、分配等环节中日益失去对劳动的控制，丧失自身与劳动成果之间的联系，进而不再将劳动视为自我实现的过程，而是单纯地作为谋生手段，最终影响到劳动者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角色认知。

这种异化从两个层面对教育施加了负面影响。

一是社会道德层面。在一切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的社会运转中，“人的心灵的任何活动都不可能是清白的”⁵。因只有通过激烈竞争才能分得有限社会资源，个人利益与集体福祉日益对立，劳动者之间的合作意识和团结意识被极大削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为经济利益所支配，个人对他人、集体、社会的道德责任感愈加缺失。这直接导致社会的实际运行逻辑与教科书上的道德说教脱节，教育活动失去了道德养成能力，招致教育者的无力化和被教育者的反感。

二是教育实践层面。由于社会活动对资本的无底线追逐，教育沦为资本运行的附庸，除不能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外，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也被压缩成适应逐利需求的标准化产品。随之而来的是教育实质上不再被赋予传承人类知识与文化的神圣使命，而是客观转变为培养符合资本增殖系要求的“工具”。教育机构为了追求利润，采用高压的应试模式，受教育者被迫成为“精致利己主义者”，追求个人成绩和名利，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和社会责任感。

在这种以名利为最高追求的教育下，“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受都被这一切感觉得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⁶，被教育者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外不再关注任何形式的人间羁绊。对此，铃木直在《马克思思想的核心》⁷中进行了如下论述：

被学习所逼迫的孩子们，会将学习内容视为与自己无关的事物，而仅仅作作为未来生活的手段。这最终会导致他们将自己进行等级划分，并形成外在的强制力。在这种情况下，学习行为本身变得与自我疏远。学习时感到不幸，只有在摆脱学习的瞬间才会感受到短暂的解放感。这种学习方式使他们与自然的欲求割裂，剥夺了自由创造所带来的乐趣。最终，这样的学习方式会疏远与朋友的关系，并将所有人际关系工具化。这种现象与马克思分析的工资劳动的异化形式有着完全相同的结构。

诚然，社会的经济运行决定了社会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但同时社会意识亦引导着社会经济活动的前进方向，以价值创造的哲学对抗资本造成的异化应当是脱离资本束缚的重要方针之一。就教育领域而言，承认资本异化的客观存在，将个人与他人的共同幸福作为教育目的是当务之急。这即是创价教育的创始人牧口常三郎所指出的“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人们从无意识的社会生活中觉醒，进而有意识地进行计划，以实现幸福或安乐的境界”⁸。

在牧口看来，“教育的目的始终应牢牢围绕受教育者自身的幸福展开”⁹，并最终树立起一种“共存共荣”的生活法则，即“让每个人尊重社会道德，意识到顺应这一道德是生活的必然选择。希望他们能够主动参与感恩和奉献的生活，从而共同创造一个幸福、安乐、和谐平静的社会”¹⁰。同时，必须承认的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受制于从前一个阶段的继承和当前阶段的环境，“道德”与“幸福”的内涵和外延亦因此在动态中发生变化。因此，只能从历史中“不变”的部分出发，探讨社会经济运行和教育活动、人类道德与幸福之间的内在关系。

⁵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564页。

⁶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4页。

⁷ 铃木直《マルクス思想の核心》（NHK出版，2016年），第145页。

⁸ 牧口常三郎《创价教育学体系 第二篇 教育目的論》，载《牧口常三郎全集（第五卷）》（第三文明社，1982年），第141页。

⁹ 牧口常三郎《创价教育学体系 第一篇 教育目的の定立》，载《牧口常三郎全集（第五卷）》（第三文明社，1982年），第121页。

¹⁰ 牧口常三郎《创价教育学体系 第二篇 教育目的論》，第142页。

具体而言，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即劳动者超越物质限制和社会束缚状态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被教育者的劳动者个人不仅能够追求自身的幸福，还能于社会经济实践中因自主决定生活的“真正自由”实现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高度统一。这种自由的实现是劳动者获得幸福的基础，而幸福的追求又推动社会分工各领域的劳动者携手向自由王国迈进，这是作为教育目的的幸福的历史逻辑。

以“自他幸福”为基础重构教育目的，是在异化的客观实际下谋求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重要手段。在对抗资本的历史进程中，劳动者的命运已经同整个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必须将一切为资本所统治的人从资本统治与奴役之下解放出来，才能实现自身的最终解放。要将这种对社会历史前进方向的高度把握、对全人类幸福实现的高度责任感同教育目的重构紧密结合，在承认异化已经侵蚀社会各方面这一客观现实的同时，通过价值创造的哲学建立对抗资本的道德之盾，革新教育评价体系，谋求个人价值实现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使被教育者能够自觉抵制来自资本的诱惑，在纷繁复杂、光怪陆离的社会实践中鉴别事物的本质，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从而实现自身和社会的“人间革命”。

二、基于美利善哲学的劳动者人格重构

在教育目的实现过程中，劳动者的人格逐渐形成。但“只要还存在着资本权力，所有的东西——不仅是土地，甚至连人的劳动、人的个性，以及良心、爱情和科学，都必然成为可以出卖的东西”¹¹。作为人格培育的重要一环，世界观的形成亦不可避免地受资本所异化。

无论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还是牧口常三郎的教育学，均是“以价值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¹²，二者对价值的定义虽不相同，但其研究互为补充，且后者的价值哲学为解决前者提出的问题、创造前者所描绘的理想社会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笔者认为，为了对抗资本所招致的异化，在以“自他幸福”为基础重构教育目的的基础上，基于价值创造哲学——即美利善哲学——重构劳动者人格就显得意义重大。

美利善哲学源于对西欧哲学中价值学说的批判继承，主要“吸收了康德流观念论的价值学说，斯宾塞、迪尔凯姆等社会学领域的价值学说，以及马克思等经济学上的价值学说”¹³。欧洲哲学中的“真善美”是“知性（认知能力）、意志（实践能力）和感性（审美能力）各自对应的超越性对象”¹⁴，三者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对人类理性和道德追求的全面理解。

与之相对，牧口常三郎认为“真或真理本身并不立即具备价值，真理与价值是截然不同的领域。若真理与价值对立，利、善和美被纳入价值观念之中并成为人生目的，则教育的核心在于指导人们创造这三方面的价值，同时防范害、恶与丑的反价值生活。这是东西方尚未发现的价值体系论，是所有教育活动的基本原则”¹⁵。

换言之，“真理是认识的对象，而绝非价值”，因此对于真理的追求是对概念认知的追求，但是这种概念并非对实际生活产生直接影响，它只能被发现，而不能被创造。与之相对，价值既可以被发现，亦可以被创造，且“教育目的的幸福只能通过价值创造的手段获得”¹⁶。故而牧口在批判吸收“真善美”的基础上，将真理从价值中剥离，提出了“美利善”的价值创造哲学，其含义为：

美的价值——关于部分生命的感觉价值；

¹¹ 列宁《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演说的草稿》，载《列宁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82页。

¹² 播摩久夫《よくわかる創価教育》（第三文明社，1997年），第82页。

¹³ 美坂房洋编《牧口常三郎》（圣教新闻社，1972年），第296页。

¹⁴ 相賀徹夫编《日本大百科全书（第十二卷）》（小学館，1986年），第595页。

¹⁵ 牧口常三郎《創価教育学体系梗概》，载《牧口常三郎全集（第八卷）》（第三文明社，1984年），394页。

¹⁶ 牧口常三郎《創価教育学体系梗概》，载《牧口常三郎全集（第八卷）》（第三文明社，1984年），394页。

利的价值—关于全人生命的个体价值；
善的价值—关于团体生命的社会价值¹⁷。

牧口认为，“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幸福，幸福的内容与要素为价值。其价值的内容可分为利、善、美，且美、利与其说是个人的价值，不如认为是以社会为基础和评价主体，以善的价值为核心的大善生活，才是人生最大的目的”¹⁸。因此，“利的价值”这一概念已不再仅仅通过“利”与“害”这两个对立的范畴来进行衡量，而是应着眼于“对象”与“评价主体”之间的关系。换言之，适当的表达方式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利害二元对立，而是需要深入探讨二者在价值评估中的相互作用。因此，何者为利，何者为害，因评价主体的不同而不尽相同，且个人仅可对“利害”作出主观评价，而很难对“善恶”进行客观且准确的判定¹⁹。

为此，牧口提出了“评价法指导”和“创价法原理”²⁰。就前者而言，人生归根结底是在于正确价值的追求，在于价值的积极获得与实现，要通过起到评价作用的鉴赏等形式培育有价值的人格。后者则是针对“如何创造价值”的有意图、有规划的行动，旨在指导和设定目标，是为了提供初步准备而形成的所谓“应用科学（=以指导价值创造的生活为目的，以价值创造的作用为研究对象，探求创价过程中的因果法则）”。将“评价法指导”和“创价法原理”与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历史运行规律相结合，便可得出养成劳动者积极人格的现实路径。

另外，笔者在此想提及的是，东方传统哲学也围绕个人利益与道德义务对利与美、善的关系进行了阐释。《易经》中云：“利者，义之和也”。在这一观念中，“义”指的是道德责任、伦理原则和社会正义，而“利”则指的是个人的利益和实际利益。义利之辨强调，真正的利益不仅仅是个人物质上的收益，更应与道德义务相结合，追求符合伦理的利益。《易经》的义利之辨认为，义与利并非对立，而是可以相辅相成。当个人的利益与社会的正义、道德的义务相一致时，才能实现更高层次的利益。这意味着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应关注其行为对他人和社会的影响，力求在个人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找到平衡。因此，义利之辨强调在追求利益的同时，必须遵循道德标准，以实现更全面的和谐与共赢，这是“评价法指导”和“创价法原理”的东方传统哲学解读。

“义利之辨”与牧口的“利善美”哲学均强调个人价值创造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有机统一。在“利善美”的价值创造与实践中，劳动者的人格因其社会关系得到升华，劳动者不仅作为生产者存在，更作为社会的一部分而活跃，通过自身的“价值创造”实现其人格的完整。

笔者认为，为了克服和超越金钱“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和替换了”²¹的严峻现实，需要以“美利善”的价值创造哲学为借鉴，将社会成员的人格塑造作为广义教育的核心指标，在注重社会物质财富积累的同时，更加关注、强调被教育者（即社会劳动者）人格的塑造和价值的创造，尤其是对其在社会经济运行规律与人类文明前进方向等方面进行全面培育，将之作为“自他幸福”的教育目的论的实践因应和实现保障，使社会财富创造活动服务于社会公平与共同富裕，为幸福社会乃至成员能够自由而全面发展社会的最终实现提供长久、可持续的思想精神动力。

此外，作为人格塑造和价值创造的制度保障，要有计划地逐步调整资本与市场的盲目运行，构建一种真正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经济体制，力求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和社会成员全面自由成长。只有这样，才能够为实现自他幸福的社会奠定基础，为“利善美”人格实现提供

¹⁷ 牧口常三郎《创价教育学体系 第三篇 价值论》，载《牧口常三郎全集（第五卷）》（第三文明社，1982年），第325-326页。

¹⁸ 牧口常三郎《目的の三観》，载《牧口常三郎全集（第九卷）》（第三文明社，1988年），第312页注1。

¹⁹ 播摩久夫《よくわかる創価教育》，第103页。

²⁰ 播摩久夫《よくわかる創価教育》，第101-108页。

²¹ 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55页。

充足物质条件，使社会能够在公平、正义和繁荣中稳步前行。

三、基于终身学习和自主学习的价值创造形式重构

伴随社会生产的迭代和垄断资本的扩张，一方面劳动者“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变成了机器的单纯附属品”²²，自身变为了片面的、不完全的人；另一方面，资本带来的全面异化不可避免地导致劳动者陷入失去劳动热情、丧失主体创造性的境地。为了持续以“美利善”的创价哲学贡献于实现“自他幸福”的目的，有效地重构劳动者的价值创造人格，支持劳动者通过劳动实践实现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高度统一，就需要劳动者通过持续地终身学习与自主学习，不断为超越异化注入精神动力，提升以“武器的批判”改造世界的实践能力。

作为健全劳动者人格、达成教育目的的手段，终身学习与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其主要路径就是使劳动者切身参与到社会生产实践当中，实现物资生产与精神生产相结合的价值创造。牧口常三郎在《创价教育学五问题》中指出，“教育的制度方法需要进行生产的、创价的改良，其教育必须由实践家自身所进行的专门教育与普通教育并行，需要建立半日学校等制度”²³。

半日学校制度问题被牧口列为“教育国策六大根本问题”²⁴之首。他主张“从小学到大学的所有学校均实行半日制度的学习生活”²⁵，其要点如下：

一、为将从小学到大学的学习生活限制在半天内，提高学习效率，需要改革教学方法，前提是将原本一天的课程在半天内完成。本人的创价教育策略主要是为了这一目标而进行的研究，相信完成后能够在半天内显著提高一天的学习效率；

二、从国家经济的全局出发，利用校舍和教师的劳动力，将其分为上午、下午和夜间的两到三个时段，以容纳目前蜂拥而至的学生，以期能消除所谓的“考试地狱”，并减轻校舍所需的经济负担；

三、计划让受教育者在学校生活的半天之外进行生产性的实际工作。非学校生活的半天，可以让学生帮助父母的工作，或接受符合其个性的发展教育和体育训练，力求通过政府与民间的合作，全面动员，建立激励与制裁机制，防止无所事事和懒惰的行为；

四、在消除“考试地狱”的同时，旨在让学生在校期间进行准备性的体能训练，以避免日后面临的职业困境。

另外，牧口在论述其半日学校制度的构想时，还指出“从明治和大正时期的实业教育成绩可知，随着实业教育的扩张，企业家逐渐增加，但国家的实业不仅没有实现振兴，反而走向了衰退”²⁶，半日学校制度可以使受教育者在学生时代通过生产实践认清实业的本质，从小培养受教育者的“身心运用能力”²⁷。

由以上陈述可以看出，半日学校制度的特征是知识学习与生产实践并行，消弭纯粹学习者与纯粹劳动者之间的界限，“通过贯穿一生的学习，努力提升（劳动者——笔者）自身的修养”²⁸。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生产组织方式的革新，学习成本大幅降低，学习形式日益多样，

²²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8页。

²³ 牧口常三郎《创价教育学に於ける五問題》，载《牧口常三郎全集（第九卷）》（第三文明社，1988年），第263页。

²⁴ 牧口常三郎《教育国策の根幹の六大問題》，载《牧口常三郎全集（第八卷）》（第三文明社，1984年），第423页。

²⁵ 牧口常三郎《创价教育学体系 第四篇 教育改造論》，载《牧口常三郎全集（第六卷）》（第三文明社，1983年），第209-210页。

²⁶ 牧口常三郎《创价教育学体系 第四篇 教育改造論》，第223页。

²⁷ 牧口常三郎先生原著、窪田正隆略解《创价教育学入門》（精文館，1976年），第170页。

²⁸ 牧口常三郎先生原著、窪田正隆略解《创价教育学入門》，第168页。

知识的社会化进程大幅加速，信息传递不再受传统的教室授课限制，劳动者能够通过半日学校、夜校、函授等非全日制形式，根据自身需求灵活地学习与实践并行的形式提升劳动技能、丰富精神世界，从而从知识的奴隶转变为知识的主人，大幅增强在社会经济生产活动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此处须予以强调的是，为了终身学习和自主学习的贯彻，必须认识到改造教师队伍的重要性，源源不断地培养出能够担负这种教育的高质量教学人才，编写与之相适应的学习书籍，健全职业教育体系，构筑学习型社会的教学与学习评价制度。

在资本的疯狂侵蚀下，教育大范围沦为维系资本统制社会的工具，不仅不能塑造健全的劳动者人格，反而成为社会走向全面异化的帮凶。为着实现劳动者的人格形成和价值创造，首先要向教师队伍提出践行创价教育的任务，使其自觉意识到养成劳动者“利善美”人格和实现“自他幸福”的教育目的所具有的重大社会历史意义，带头投身于知识学习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实践中去，以谦虚的姿态向劳动者学习，并将学习成果融入到教学实践当中，成为真正德才兼备的价值创造者。同时，社会亦应从“自他幸福”的教育目的出发，健全切实可行的教育评价体制，减少可能影响教育目的实现的制度障碍，同教师和劳动者共同打造具有主体价值创造能力的终身学习社会。

总而言之，劳动者的自我完善与社会生产的进步相辅相成。在对抗资本带来的异化中，劳动者在学习与劳动的结合中从阶级自发走向阶级自觉，真正从社会历史进步的高度认识到何者为美，何者为利，何者为善，以劳动者自身的解放和全体人类共同幸福为标准进行价值评价和价值创造，将异化了的劳动转变为作为个人价值实现的劳动，有力推动全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结语

劳动者与资本所带来的异化之间的对抗，是一个漫长而反复的历史进程。围绕着这一进程，马克思揭示了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宣示了劳动者解放的历史必然。同时，牧口常三郎所肇创的创价教育为其最终实现提供了重要的实践路径。

创价教育的目的在于“被教育者的幸福”，这一理念体现了自由王国阶段“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目标。这种幸福强调在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创造的重要性，这不仅是个体的情感体验，更是对个人全面发展的永恒追求。此外，“利善美”的价值哲学作为一种精神粘合剂，激励着劳动者从阶级的自发状态走向阶级的自觉状态。这一过程是个体意识的觉醒，也是对集体意识的强化，推动着人类社会赓续前行。

以“半日学校”为代表的终身学习和自主学习正是实现上述理念的具体实践。这种学习模式使得劳动者在灵活的时间安排中持续不断地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从而锤炼出一支具有高度使命感和创造力的劳动者队伍。这不仅有助于劳动者个人的价值实现，也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可以说，马克思的理论与价值创造的哲学展现出深刻的共通性，正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只有共同作用，才能消弭资本所带来的异化这一极致之恶，从而永续推进人类社会的前行。这种对抗异化的过程，不仅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更是劳动者精神的觉醒与升华。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创价教育学说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的实际应用，还有许多课题亟待深入探讨，笔者将持续予以关注。